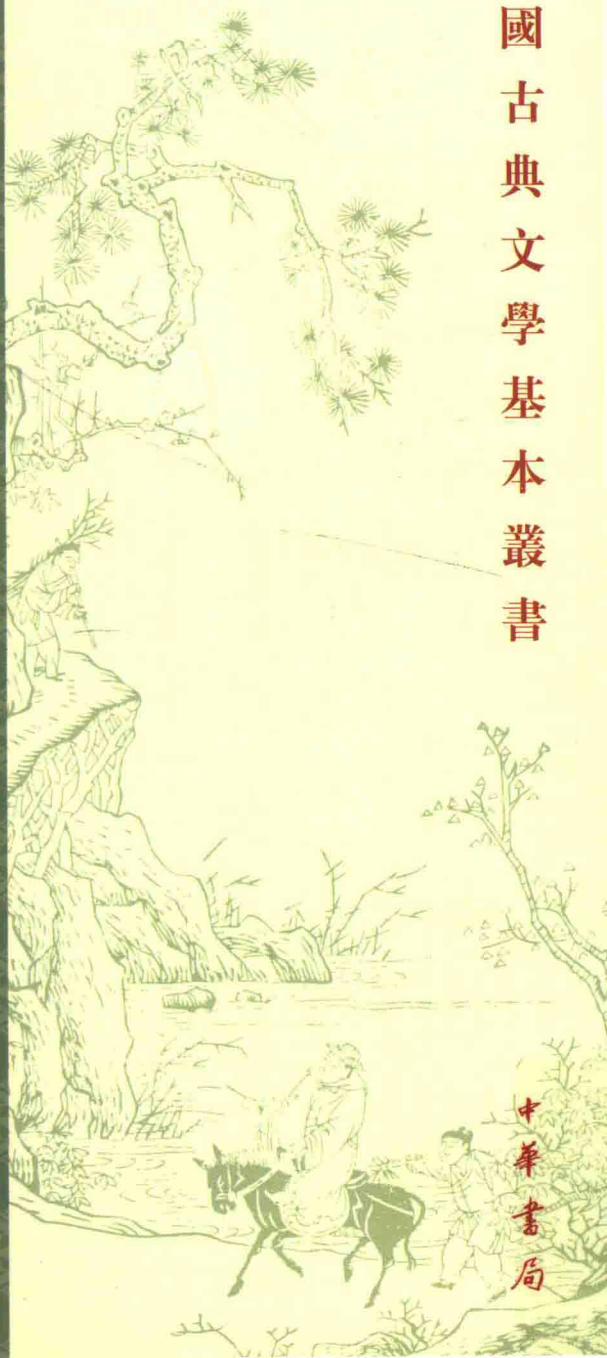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



夢窗詞集校箋

第二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夢窗詞集校箋

第二冊

〔宋〕吳文英 撰

孫 虹

譚學純

校箋

中華書局

齊天樂 黃鐘宮 俗名正宮

與馮深居登禹陵^①(二)

三千年事殘鴉外^(三)，無言倦憑秋樹。逝水移川^(三)，高陵變谷^(四)，那識當時神禹^①(五)。幽雲怪雨。翠萍濕空梁^②，夜深飛去^(六)。雁起青天，數行書似舊藏處^(七)。寂寥西窗久坐^④，故人慳會遇，同剪燈語^(八)。積蘚殘碑^⑤(九)，零圭斷壁^⑥(一〇)，重拂人間塵土。霜紅罷舞。漫山色青青^(二)，霧朝煙暮。岸鎖春船，畫旗喧賽鼓^⑦(一一)。

【校 議】

① 明張本詞題作「禹陵」。《歷代詩餘》詞題作「登禹陵」。

② 那識：毛本作「卹識」。「卹」，同「那」。當時：《歷代詩餘》作「當年」。

③ 翠萍：《詞綜》作「恨萍」。

④ 久坐：毛本、《詞綜》、《歷代詩餘》、戈校本、杜本、王朱本、朱二校本、四明本作「坐久」。

⑤ 積蘚：毛本、《詞綜》、《歷代詩餘》、戈校本、杜本、王朱本、朱二校本、四明本作「敗蘚」。

⑥ 斷壁：明張本作「斷壁」。

⑦ 畫旗句：毛本作「畫旗賽鼓」，未空格。毛扆本：「『賽鼓』上脫一字。」王朱本、朱二校本作「畫旗

□賽鼓」。《詞綜》作「畫旗翻賽鼓」。戈校本：「失一『翻』字。」《歷代詩餘》作「畫旗飄賽鼓」。杜本據《詞彙》補「喧」字。明張本正同。

【注釋】

〔一〕馮深居：即馮去非，字可遷，號深居。 禹陵：《會稽志》卷六：「大禹陵。禹巡守江南，上苗山。

會計諸侯，死而葬焉，猶舜陟方而死，遂葬蒼梧。聖人所以送終事最簡易，非若漢世人主豫自起陵也。劉向書云：禹葬會稽，不改其列。謂不改林木百物之列也。苗山自禹葬後更名會稽。是山之東有隴，隱若劍脊，西向而下，下有窆石。或云此正葬處。疑未敢信，然《檀弓》注：天子六綽四碑所以下棺。則窆石者，固碑之制度。至其數不同，或由繁簡異宜，或世代悠遠，所存止此，皆不可知也。窆石之左，是爲禹廟，背湖而南向。然則古之宮廟固有依丘隴而立者。按《皇覽》：禹塚在會稽山，自先秦古書，帝王墓皆不稱陵，而陵之名實自漢始。舊經云，禹陵在會稽縣南一十三里。」「禹廟在縣東南一十二里，《越絕書》云：少康立祠於禹陵所。梁時修廟，唯欠一梁。俄風雨大至，湖中得一木，取以爲梁，即梅梁也。夜或大雷雨，梁輒失去，比復歸，水草被其上。人以爲神，縻以大鐵

繩，然猶時一失之。政和四年，敕即廟爲道士觀，賜額曰『告成』。禹陵舊在廟旁，今不知所在。獨有當時窆石，尚存高丈許，狀如稱權。……又有明遠閣、懷勤亭。懷勤，取建炎御制詩『登臺望稽嶺，懷哉夏禹勤』之句。」

〔三〕三千年事：楊箋：「由禹至南宋，約三千四百年。」殘鴉外：寫昏鴉歸巢，背帶夕陽。王十朋《會稽風俗賦》：「鷗浮鵲浴，鴉寒軀瘦。」周世則注：「越多寒鴉。秦少游詞『寒鴉萬點』。黃岩叟詞『寒鴉如豆』。」

〔三〕逝水移川：古代文獻中對夏禹治水的功績多有記載。《詩·大雅·文王有聲》：「豐水東注，維禹之績。」鄭玄箋：「禹治之，使人渭東注於河，禹之功也。」《書·夏書·禹貢》：「（冀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浮於濟、漯，達於河。」「導岍及岐……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導河、積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

〔四〕高陵變谷：語出《詩·小雅·十月之交》：「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五〕神禹：《書·虞書·大禹謨》：「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以上三句謂大自然的變化模糊了大禹治水時的山川水道。

〔六〕幽雲三句：關於禹廟梅梁傳說，除前引《會稽志》外，《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卷上也有相關記載：「《鄭志》謂梅子真舊隱大梅山。梅木其上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在它山堰，亦謂之梅梁。禹祠之

梁，張僧繇圖龍於其上，風雨夜或飛入鑑湖與龍鬪，人見梁上水淋漓而萍藻滿焉，始駭異之。」楊箋以爲「梅梁」之「梅」字乃「栴」之誤，用「梅」字是詞章家「例用奇豔」。詳見《瑣窗寒·玉蘭》注〔五〕。幽雲，《楚辭·九懷·危俊》：「顧列字兮縹縹，觀幽雲兮陳浮。」怪雨，韓愈《南海神廟碑》：「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

〔七〕雁起二句：大禹得書或藏書之處，宋代有兩說，一爲會稽宛委山，一爲會稽山麓禹穴。《會稽志》卷九：「宛委山在縣東南一十五里。舊經云：山上有石簀，壁立干雲。升者累梯而至。《十道志》：石匱山，一名宛委，一名玉笥。有懸崖之險，亦名天柱山。昔禹治水，歌功未成，乃齋於此，得金簡玉字，因知山河體勢。……《太平御覽》云：會稽石匱山上有金簡玉字之書，夏禹發之，得百川之理。……舊經引《遁甲開山圖》云：禹治水，至會稽宿衡嶺，宛委之神奏玉匱書十二卷。禹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各長一尺二寸。《吳越春秋》引《黃帝中經》云：東南天柱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玉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及禹巡衡岳，血白馬而祭之，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使者，聞帝使命於斯，故來候之，倚歌覆釜之山。顧謂禹曰：欲得我神書者，齋於黃帝皇岳之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治水之理。上說不經，姑錄之。」《耆舊續聞》卷四：「（禹穴）其一去禹廟十餘里，名曰陽明洞天，即稽山之麓，有石徑丈餘，中裂爲一罅，闊不盈尺，相傳指此爲禹穴。《圖經》云：禹治水，投玉簡於此穴中。未知孰是。公云：『禹穴』二字，出司馬遷書，雖其事不經，必是秦漢以來相傳如此。」

〔八〕寂寥三句：周邦彥《瑣窗寒》：「灑空階、夜闌未休，故人剪燭西窗語。」並化用李商隱《夜雨寄北》詩意。寂寥，是對禹跡渺茫的感歎。

〔九〕殘碑：指禹陵上的窆石。《會稽志》卷一一：「窆石在禹祠，舊經云：禹葬於會稽山，取此石爲窆，後人覆以亭屋，有古隸不可讀。宣和中楊時有題名。秦少游《禹廟》詩云：一代衣冠埋窆石，千年風雨鎖梅梁。」又，卷一六：「禹廟窆石遺字，直實文閣王順伯復齋《金石錄》定爲漢刻。」朱彝尊《會稽山禹廟窆石題字跋》：「古之葬者下棺用窆，蓋在用碑之前，碑有銘而窆無銘，驗其文乃東漢遺字，趙氏《金石錄》目曰窆石銘，誤也。」楊箋：「《金石萃編》：《圖經》云，禹葬會稽，取石爲窆石，石本無字，高五尺，形如稱錘，蓋禹葬時下棺之豐碑。」意入「重拂」句，陳起《游禹廟》：「拂石尋遺字，苔荒大業碑。」亦可與林景熙《禹廟》參看：「年年送春事，來拂薜蘿碑看。」

〔一〇〕零圭斷壁：《會稽續志》卷三：「（禹廟）有古珪璧、佩環藏於廟。初，紹興二十七年，祠之前一日忽火焰閃爍，人即其處斲之得焉。」又，卷七：「越州禹廟有元圭匱藏之，色黑如鷲，徑五寸，厚寸餘，肉好相倍，上下有邸，州將常封鑰。」《史記·夏本紀》：「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會稽是大禹朝會萬國所在地，應以圭璧行盛禮。

〔一一〕霜紅二句：霜紅，特指木芙蓉。《本草綱目》卷三六：「（木芙蓉）花豔如荷花，故有芙蓉、木蓮之名，八九月始開，故名拒霜。」黃庭堅《南安試院無酒飲周道輔自贛上攜一榼時時對酌惟恐盡試畢僕夫言尚有餘樽木芙蓉盛開戲呈道輔》：「霜花留得紅妝面，酌盡齋中竹葉瓶。」石延年《木芙蓉》：「群

芳坐衰歇，聊自舞秋風。」宋守汪綱在鑑湖十里長堤遍植此花。見《會稽志》卷三。

〔三〕岸鎖二句：宋代屢次修繕大禹陵廟。《萬曆紹興府志》卷二〇：「乾德四年，詔吳越立禹廟於會稽，置守陵五戶，長吏春秋奉祀。紹興元年，詔祀禹於越州。紹熙二年十月，修大禹陵廟。」喧，謂坎坎鼓聲喧天。賽鼓，楊箋：「『賽』，《說文》：報也。《周禮》注：祭謂報塞。『塞』即『賽』。陸游詩：『到家更約西鄰女，明日河橋看賽神。』賽鼓，賽神時打鼓聲。清真詞：『卧聽江頭，畫船喧疊鼓。』（孫按：此爲楊無咎《齊天樂》詞）劉永濟《微睇室說詞》：「按此詞上言『秋樹』，言『霜紅』，結言『春船』，似與時令不合，疑『春』字誤。『春』或『遊』字，言遊船皆棲於岸邊以觀賽會也。」劉氏偶誤。此設想明年春季祭祀夏禹時的民間紀念活動，可與陸游寫紹興風俗詩參看。《次韻范參政書懷十首》（之五）：「春寒還似暮冬天，敗絮重披有虱緣。……年少從渠笑衰懶，相呼禹廟看龍船。」又，《稽山行》：「禹廟爭奉牲，蘭亭共流觴。空巷看競渡，倒社觀戲場。」

【集評】

陳廷焯《大雅集》卷三：「憑弔蒼茫，感慨無限。」

結點禹陵。

《雲韶集》卷八：「憑弔中純是一片感歎，我知先生胸中應有多少憂時眼淚。」

鄭氏手批：「萬古精靈，空蕩幽默，懷古之作，至此乃神。」

劉永濟《微睇室說詞》：「此詞起二句非常壯闊而又蒼涼，與題相稱。『三千年事』中有神禹神功

在；而以「殘鴉外」三字接之，「三千年事」便有茫茫杳杳之想。下句說登陵而用「無言倦憑」四字，則懷古之情，含蓄已深。至「逝水」三句，言世易時移，陵遷谷變，當時神禹，更無從認識，則感慨古今之意尤爲蒼涼，神禹既不可識，則惟有憑弔神禹之遺跡而已。於是下文即寫禹廟、禹穴、禹碑，皆遺跡也。寫梅梁而先用「幽雲怪雨」四字領引，可見飛梁之事不出神怪傳說。「雁起」二句寫禹穴。古傳大禹治水時投玉簡於會稽山穴中，世號禹穴。寫禹穴玉簡而用「雁起」引起，言玉簡不可見，但仰觀雁字數行，仿佛禹書也。詞意皆空靈，不作死語，而憑弔蒼茫之意愈顯。換頭從與馮同登另起。「積蘚」三句寫禹碑。「同剪燈語」暗用李商隱「何時共剪西窗燭」詩意，言與馮摩挲禹碑，兼叙別情也。「霜紅」三句寫登時景物，亦詞中應有之義。「岸鎖」二句寫歸途所見。「畫旗賽鼓」當係那日恰遇賽會，故以作結。

楊箋：（「霜紅」三句）挺接一景句，最有精神，全局爲之振起。禹陵風景不寫在上片，而寫在下片臨收處，亦是倒裝法。

吳熊和《隱辭幽思、詞風密麗的吳文英》：這首詞不談大禹的功績，也不涉及大禹的評價。全篇貫穿著憑弔禹陵所產生的荒遠深沈的歷史悵觸。首句以景寓史，自具神理。它用「三千年事」極爲簡略卻又包舉無窮的四個字，帶過了「逝水移川，高陵變谷」的人世滄桑巨變，並以秋日殘鴉點綴禹陵的古老歷史背景和今日荒蕪景象。「當時神禹」遍歷九州、風雨胼胝、疏鑿山川的豐功偉

績，竟然一無可見，透露出「千秋萬歲，終歸寂寞」的歷史內涵。吳文英的這種感喟，令人想起陳子昂《登幽州臺歌》中發出的「前不見古人」的唱歎，同樣帶有從歷史長河中所體察到的悲涼意味。「無言倦憑秋樹」。也並非真無可言。從禹陵、殘鴉和倦憑秋樹三者構成的畫面和色調上，包含著今昔、盛衰及物我的諸多對比，涵義深廣，「盡在不言中」。在山色常青和朝暮煙靄之餘，偶然打破禹陵之終古寂寞的，就是每年民間習俗的春秋社祭。詞末以「岸鎖春船，畫旗喧賽鼓」作結，為全篇的淒清荒寒氣氛補充些聲色，這或許是上古神禹從後世的人們那裏得到的唯一紀念與安慰了。

【考 辨】

朱箋：《宋史》列傳：馮去非，字可遷，南康都昌人。淳祐元年進士。幹辦淮東轉運司。寶祐年，召為宗學諭。《絕妙好詞》箋：馮去非，號深居。按，長沙釋道璨有《哭馮深居常簿》詩，是深居又官太常也。

吳熊和《夢窗詞補箋》：《齊天樂》與馮深居登禹陵。馮去非，號深居，《宋史》卷四二五有傳。釋文珣《潛山集》卷七《馮深居宰會稽》詩：「詔辟稽山縣，清風在一琴。那知致君術，不是字民心。官舍桐陰合，園扉草色深。退衙人吏散，應共野僧吟。」吳文英與馮去非同登禹陵，當為馮去非宰會

稽時，其卒會稽年月待考。又《潛山集》卷三有詩題「馮深居長余二十三歲趙東閣長余二十二歲周汝陽長余一十七歲皆折行輩與余交淳祐辛丑（元年，一二四一）同訪余於竺山有會宿詩距咸淳乙丑（元年，一二六五）已二十五年矣痛先覺之凋零感吾生之既老因成十韻以寄死生之情」。考文珣生於嘉定四年（一二二一），上推二十三年，馮去非當生於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比吳文英年長，其卒則在咸淳元年之前。《潛山集》卷一二有《馮深居挽詞》：「親傳厚齋業，優得考亭宗。」蓋馮去非受業於王應麟而論學以朱熹爲宗。

孫按：《〈絕妙好詞〉箋》：馮去非，字可遷，號深居。都昌人。淳祐元年進士。幹辦淮東轉運司，寶祐四年召爲宗學諭。

方回《桐江集》卷四《跋馮深居詩》：馮去非，字可遷。南康軍人。號深居。父子兄弟一時知名，皆登科。去非嘗爲宗學諭，斥高巾大袖，而身肥短，詩峭健。晚頗深晦。入金陵幕，日事詩酒，費用不計算。乏則又求於士大夫，人不敢不餽。餽至，凡縑帛物玩，立令諸妾分之；錢以贖典，既而又乏又典，俗士或笑侮之不恤也。馬裕齋光祖，清溪祠先賢，去非爲贊，皆可觀。年八十餘，卒。今亦無復斯人矣。

《江西通志》卷九一引《人物志》：「（馮）椅，字奇之，都昌人。受業朱子。紹熙進士，仕至江西運幹。家居授徒。所著《易》、《詩》、《書》、《語》、《孟》、《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

句》、《喪禮》、《小學》、《孔門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二百餘卷，配饗於學。子四人。去非，仕至諫議大夫。去辨，仕至侍郎。去弱，知寧國府。去疾，直徽猷閣。《四庫全書》〈厚齋易學〉提要曰：「宋馮椅撰。椅字儀之，一作奇之，號厚齋。」則釋文珙詩中「厚齋」指其父馮椅，謂馮去非深得家傳朱熹解經之學。據上引吳考，知馮氏生於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而王應麟生於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少於馮氏三十四歲，不可能作爲師從對象。馮氏有《易象通義》、《洪範補傳》諸書，確承家學。《桐江集》謂其享年八十餘，則馮氏卒於一二七〇年即咸淳六年之後；若據釋文珙詩，馮氏卒於咸淳元年（一二六五）之前，則得年七十七。釋道璨《哭馮深居常簿》：「只知衣可典，不厭客來多。文富家安有，名高實若何。」與前引《桐江集》所載之事皆相合。常簿，太常寺主簿的簡稱，從八品。職掌見《瑞鶴仙》。癸卯歲壽方蕙巖寺簿。【考辨】。應爲馮氏考取進士之後的初官。又，諫議大夫，門下省左諫議大夫、中書省右諫議大夫的通稱。官從四品。

此詞與後文《燭影搖紅·錢馮深居》寫於夢窗入紹興知府史宅之幕中時。其間夢窗與馮氏共登禹陵，並共遊府治西園。二詞皆寫於深秋，限於史氏任年，僅能寫於淳祐五年（一二四五）。詳見《燭影搖紅》【考辨】。

又

白酒自酌有感^①（一）

芙蓉心上三更露^②（二），茸香漱泉玉井^③（三）。自洗銀舟^④（四），徐開素酌^⑤（五），月落空杯無影^⑥（六）。庭陰未暝。度一曲新蟬，韻秋堪聽^⑦（七）。瘦骨侵冰，怕驚紋簾夜深冷^⑧（八）。當時湖上載酒^⑨（九），翠雲開處共^⑩（一〇），雪面波鏡^⑪（一一）。萬感瓊漿^⑫（一二），千莖鬢雪，煙鎖藍橋花徑^⑬（一三）。留連暮景^⑭（一四）。但偷覓孤歡^⑮（一五），強寬秋興^⑯（一六）。醉倚修簷^⑰（一七），晚風吹半醒^⑱（一八）。

【校 議】

① 毛本、《歷代詩餘》、戈校本、戈選、杜本、王朱本、朱二校本、四明本詞題作「飲白醪感少年事」。

② 芙蓉：毛本、戈校本作「芙蓉」。芙蓉，夫蓉，夫容，皆同「芙蓉」。下同不出校。

③ 漱泉玉井：明張本作「嫩泉玉井」。

④ 空杯：明張本、鄭校作「空林」。《詞旨》作「杯空」。

⑤ 萬感：《歷代詩餘》、《詞譜》作「百感」。

⑥ 偷覓：毛本、戈校本、王朱本、朱二校本、作「□覓」。《歷代詩餘》、《詞譜》、戈選、杜本作「閑覓」。戈校本：「擬『愁』字。」

【注釋】

〔一〕 白酒：此指白醪。家釀濁酒，入糯米爲泛。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白醪充夜酌，紅粟備晨炊。」制法見《齊民要術》卷七。

〔二〕 芙蓉句：芙蓉，既實指荷花，也指花狀酒杯。庾信《詠畫屏風詩二十五首》（之二十五）：「竟日會春臺，芙蓉承酒杯。」又，《和宇文京兆游田詩》：「美酒餘杭醉，芙蓉即奉杯。」王維《茱萸泚》：「山中儻留客，置此芙蓉杯。」芙蓉露，荷露。李流謙《書事》：「晚杯荷露重，午枕竹風涼。」蔡槃《次倪梅村見寄韻》：「共斟荷露吟終日，坐挹松風喜近秋。」

〔三〕 茸：細碎。《東京夢華錄》卷八：「紫蘇、菖蒲、木瓜，並皆茸切，以香藥相和，用梅紅匣子盛裹。」此指發酵後酒面上作爲「泛」的糯米飯粒。梅堯臣《依韻和希深雨後見過小池》：「白醪聊泛蟻，黃菊未開花。」漱泉：爲「漱酒」，即飲酒之意。玉井：太華山玉井爲千葉蓮花的生長之處，拍合首句。

〔四〕 銀舟：猶言「玉舟」、「瓊舟」。代指酒杯。蘇軾《次韻趙景貺督兩歐陽詩破陳酒戒》：「明當罰二子，已洗兩玉舟。」又，《玉盤盂》（之二）：「但持白酒勸佳客，直待瓊舟覆玉彝。」《說郛》卷九四（下）：「酒船以金

銀爲之，內藏風帆十副。酒滿一分，則一帆舉，飲乾一分，則一帆落。真鬼工也。」杜甫《雜曲歌辭·少年行三首》（之一）：「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九家集注杜詩》趙彥材注曰：「銀、玉皆盛酒之器。……銀、玉，貴富家之物，所以指言。」

〔五〕素酌：猶言「素飲」。韓琦《九月四日會安正堂》：「且誦好詩成素飲，更先諸客對黃花。」

〔六〕月落句：李白《把酒問月》：「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蘇軾《月夜與客飲杏花下》：「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杯空。」周邦彥《鎖陽臺》：「坐看人間如掌，山河影、倒入瓊杯。」此寫未飲酒時，擔心將要出現的月落杯空、情懷轉爲深愁的情形。

〔七〕度一曲二句：與集中《鶯啼序·荷》數句意同：「殘蟬度曲，唱徹西園，也感紅怨翠。」度，按譜（歌唱）。新蟬一曲，白居易《立秋日曲江憶元九》：「故人千萬里，新蟬三兩聲。」李珣《酒泉子》：「翠疊畫屏山隱隱，冷鋪文簾水潐潐，斷魂何處一蟬新。」韻秋，猶言「秋韻」。庾信《詠畫屏風詩二十五首》（之十一）：「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

〔八〕瘦骨二句：李商隱《李夫人歌》：「不知瘦骨類冰井，更許夜簾通曉霜。」梁簡文帝《詠內人晝眠詩》：「簾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文，同「紋」。李商隱《石城》：「簾冰將飄枕，簾烘不隱鉤。」史達祖《玲瓏四犯·京口寄所思》：「簾紋獨浸芙蓉影，想淒淒、欠郎偎抱。」謂瘦骨畏寒，涼簾冷澈，預爲酌酒溫暖身體。

〔九〕當時句：杜牧《遣懷》：「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

〔一〇〕翠雲：本喻仙雲，此喻荷葉。取意楊萬里《曉出淨慈送林子方二首》（之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一一〕雪面句：杜公瞻《詠同心芙蓉詩》：「色奪歌人臉，香亂舞衣風。」楊炎《贈元載歌妓》：「雪面淡眉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與《惜紅衣·余從姜石帚遊苕霅間三十五年矣》中「雪面波光，汀蓮沁顏色」意思相同。

〔一二〕萬感三句：此用藍橋驛典。《太平廣記》卷五〇引裴頠《裴航》所載裴航從鄂渚回京途中，與樊夫人同舟，裴航贈詩致情意，樊夫人答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於藍橋驛求水漿，得見雲英，裴航向其母求娶雲英，其母曰：「君約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當與之也。」裴航最終尋得玉杵臼，與之成婚，俱得成仙。千莖鬢雪，杜甫《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張正見《白頭吟》：「顏如花落槿，鬢似雪飄蓬。」

〔一三〕暮景：意貫入下文「醉倚」句。

〔一四〕強寬秋興：陸游《新晴》：「猶有強寬懷抱處，午窗睡起聽鳴禽。」秋興，指本有某種感慨，遇秋感發。潘岳有《秋興賦》，序曰：「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於時秋也，以《秋興》命篇。」

〔一五〕醉倚修篁：用杜甫《佳人》「日暮倚修竹」詩意。

〔二六〕晚風句：晏幾道《玉樓春》：「瓊酥酒面風吹醒。一縷斜紅臨晚鏡。」白居易《卯時酒》：「半醒思往來，往來吁可怪。」

【集評】

陸輔之《詞旨·警句》：「月落杯空無影。」

【考辨】

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周癸叔以爲夢窗）少年戀一杭女，死於水，見於《定風波》及《飲白醪感少年事》二詞。

又，《繫年》：周岸登氏又據《定風波》「離骨漸塵橋下水」句及《齊天樂·飲白醪感少年事》「湖上載酒」云云，謂夢窗少年又曾戀一杭女，而死於水。蘇妾遣後或流落杭州爲妓耶？

楊箋：是憶姬之詞。（「煙鎖藍橋」）明言姬去，是題中「有感」二字正根。「孤歡」即「自

酌」，姬去則影孤，酒無人勸，故曰「強寬」。

孫按：此詞是淳祐六年（一二四六）至淳祐九年（一二四九）再客杭州時，懷念蘇州營妓的詞作。夢窗與此妓杭幕時相識，倉幕時在蘇州交往，因其再歸杭州後音信杳然，夢窗於其地思過往也。參見